

“信息定位”与“器物定位”之辩 对县级博物馆发展的意义

王晓洁（如皋市博物馆 江苏如皋 226500）

近几期《中国博物馆》连续刊出了严建强与李文昌老师围绕“信息定位型展览”发表的见解与争鸣，在二位老师的研讨中，“器物定位”与“信息定位”的关系越辩越明，勿需再多赘言，本文试从县馆一线工作人员的视角，谈谈“信息定位”与“器物定位”之辩对基层馆生存发展的现实意义。

一、县级博物馆的发展趋势及现状

博物馆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窗口和标志”，也是建立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场所，展示着所在地的文化软实力和服务水平。

1、“县县都有博物馆”是一种必然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把博物馆建设作为公共文化福利、民生工程建设的的重要内容，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和投入，至2010，全国博物馆总数量已达3020余座，还在以每年100个以上的速度增长，而其中县级馆占有相当的份额，在此大背景下，“县县都有博物馆”成为近景目标，也有了实现的可能，“江苏小康以后，必须县县都有博物馆”是《江苏省文物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的约束性指标，江苏南通地区建设“环濠河博物馆群”则成为全国47个项目中唯一的博物馆项目，博物馆群中，有国字号的大馆，也不乏与县馆规模相当的中、小馆。

2、“千馆一面”是县级馆发展中的弊端 与县级博物馆蓬勃发展的趋势并生的，是这样的质疑：这不是一种博物馆行业的“大跃进”？有没有必要投资兴建一个个大而同、小而同的博物馆？事实上，作为一个地区集体历史记忆的载体，

县级博物馆显然有其存在的必要，不仅是因为政府重视，也因为博物馆的职能所在：“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不管是一个地域、一个行业、还是一个村庄，只要有发展，在你发展过程中的典型见证物，就是我们要保护的对象，就是博物馆的展出对象”^[1]，但如何成功地“淘洗”并呈现出一个地域独特的历史文化？不少县级馆并没能向公众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其陈列展览难以做到“知识量、信息量大，文化内涵丰富，具有持久和广泛影响力”的特征，在主题提炼与视觉展示上令观众觉得“千馆一面”、“似曾相识”或“过目即忘”。

纵上所言，我们要讨论的，已不是要不要办县级博物馆，而是如何办好县级博物馆，因此，牵引博物馆陈列发展方向的“信息定位型展览”与“器物定位型展览”之辩，就有了不可低估的意义。

二、“信息定位型展览”对县级博物馆展览的引领作用

1、“信息定位”使县馆的区域文化特色得到彰显 博物馆展览中，主题的提炼无疑是首要、重要的工作，可谓是整个展览的“灵魂”与“精神”所在，但在传统的布展过程中，“主题”的确定却常常受制于藏品，“中国博物馆尤其是中小型博物馆在设计和推出展览的过程中，衍生了不少偏颇的陈规或非主流认识，比如：有人认为博物馆应突出‘物’的古奥……只要把物件摆出，让观众自己看就可以了。”^[2]，传统模式中，大部分的小型馆无意识、也无能力打破“器物本位”的框架，构建富有自身区域特色的主题展览，在扬“短”

[1] 龚良：《博物馆事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文博之窗》2012年第1期，第1版。

[2] 徐鹏，2012年《China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中国文物报》2012-5-21，第8版。http://www.cnki.net

(物)避“长”(富有特色的区域文化)的理念指导下,加之布展手法的匮乏,县馆推出的展览大多只能是灵魂苍白、模仿照搬的低质作品。但当展览发展至“信息定位”时期,“信息”占有主动地位,而“器物”只是传达信息的重要载体之一,在这种转换与进化中,县馆摆脱了在“器物定位”时代因器物匮乏而遭遇的窘境与茫然,转而可以传递信息为目标,进行富有个性特色的主题提炼,不再是大馆的模仿者、追随者,而是真正充当起一个区域历史的信息库、集体记忆的载体。近年来,一个个主题明确的优秀展览应运而生,如2011年推出的太仓博物馆新馆的基本陈列——“太仓历史文化陈列”,便是典型一例,一方历史浓缩在“仓”、“港”、“文”之中,成为广大群众了解太仓历史和娄东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平台。由此,在“信息定位”观念的指导下,明确有个性的主题,传递有特色的信息,展示当地重大历史甚至风俗小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遗址,解答当地群众“我们的祖先是怎样生活的?我们城市的个性特色在哪里?生我养我的地方有哪些能令人自豪的东西?”^[1]等一系列的文化追问,定当会在本地产生共鸣,同时在更广范围内引起关注,这不仅是县馆摆脱旧模式、展示新特色、向公众提供更优更好文化产品的自身发展要求,也是充分考虑受众的思维方式、审美特点和接受习惯,对观众欣赏水平从早期的‘欣赏性’发展到‘理解型’,再发展到新近出现的‘思考型’的尊重,通过信息的有效传递与表达,实现把那些“看热闹”的人群,逐步变成“品文化”的观众的转变。

2、“信息定位”使县馆的“地方文物”获得新生 当博物馆展览从“器物定位型”发展到“信息定位型”时,出现了这样的概念:一是“收藏群”——在以保存社会记忆为核心价值观的收藏政策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具有良好叙事价值的收藏

群^[2],二是“文物的集合价值”——即一件件文物在一定主题的贯穿下,组合形成一定新的更广更大更深层意义的价值^[3],当然可能还有其它相关、相似的表述,但都在传达这样的意思:当博物馆展览发展到新时期,当实物展品“至无上、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成为展览要素的一部分”^[4],对展品的解读也出现新视角,不再从单体来进行价值判断,而是看它在群体、在所叙述的事件和传达的信息中充当的角色,不再一味地考虑研究其“物质属性”,更要提示其“文化意义”,这种新视角的出现,扩大了县馆的征集收藏范围,翻新了实物展品的价值意义。这里,我们不妨借鉴图书馆“地方文献——地方人写及写地方的著作”这一概念,将那些表现古代族群、地方民风小史特色的、反映一方传统文化、凝聚地域精神的文化特性的文物称为“地方文物”,这部分文物中一部分是同时具备“物质属性”与“文化意义”的,但更多的,不是传统意义上“值钱”的东西,审美价值及经济价值都不算高,可却是一方自然与历史变化的珍贵物证,而这部分实物,在县馆的收藏中实实在在占有一定的分量,一线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县馆的收藏不仅量少、不成体系,而且鲜有精品,当展览处于“器物定位型”时,因为欣赏实物展品是观众参观的主要动机,所以展览通常建立在实物藏品量大质优的基础上,而展品也更多地强调“物质属性”层面上的审美价值与经济价值,在这种旧有、既定思维的束缚下,时至2008年,笔者所在地区进行的县级馆藏文物定级中,那些其貌不扬、材质普通但蕴含了一方历史文化的实物尚未引起相关鉴定人员的关注,如砖刻的、可以证明区域社会变迁的地契、名头不大但在地方上影响不小的历史人物作品、百岁老人用过的长寿碗(该地区为世界长寿乡)等等,都被摒弃在等级品之外。而在信息定位

[1] 龚良:《博物馆事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文博之窗》2012年第1期,第1版。

[2] 严建强:《信息定位型展览:提高中国博物馆品质的契机》,《东南文化》2011年第2期,第8页。

[3] 徐鹏、吴宜生:《陈列展览若干理解念散谈》,《中国文物报》2012-5-2,第8版。

[4] 严建强:《新的角色新的使命——论信息定位型展览中的实物展品》,《中国博物馆》2011年合刊,第4-7页。

型展览中，“在藏品的研究与使用方面，强调将研究纳入区域性历史文化综合研究的框架中，更加深入与充分地提示展品内涵的文化意义与精神内涵，并结合展览的综合性诠释手段对观众进行有效传播”^{〔1〕}如此，上述那些实物成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实实在在地起到了“物证”的作用，唤起了观众特别是当地民众的真实感、认同感甚至亲切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地方文物”在“信息定位型展览”中获得新生。可以说，观念的更新、角色的转换，指导了县馆藏品的征集、研究、运用方向，也

使“主题内容与展品分离的状况”这一普病在全新的县馆展览中得到改变。

陈列展览是体现博物馆文化价值和功能的基本方式，是博物馆与社会、公众联系的重要渠道，肩负收藏研究展示社会（主要是本区域）历史文化责任的县馆展览，只有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在“器物定位型”理论的指导下，适时向观众推出纳入了特定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信息的作品，增强了“文化表现力”，发挥了“文化影响力，自身的存在才有意义，自身的发展才有动力。

〔1〕 尹建强2012《新的角色 新的使命——论信息定位型展览中的实物展品》，《中国博物馆》2011年合刊，第47页。<http://www.cnki.net>